

# 何处风景 如画

我从不介意等待  
因为那个人是你

林笛儿  
著

万水千山  
原来你在身边，  
才是最美的风景。



何处风景  
如画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何处风景如画 / 林笛儿著. — 长沙 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 10  
ISBN 978-7-5562-0547-9

I. ①何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20032号

# 何处风景如画

策划编辑: 李 芳  
质量总监: 郑 瑾  
统筹编辑: 唐 瑜  
内文设计: 刘思维

责任编辑: 唐 龙  
特约编辑: 邓 理  
装帧设计: 杨 平  
封面绘制: 花浇水 猫夫人

---

出版人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

电话: 0731-82196340 (销售部)

传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

邮编: 410016

82196313 (总编室)

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张晓军律师

---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印张: 19 字数: 380千字

开本: 710 mm×1000 mm 1/16

版次: 2014年10月第1版

印次: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5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31-82196362

# Contents 目 录

|     |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|--------------|
| 001 | / | 第一章 远和近      |
| 017 | / | 第二章 行走的风景    |
| 036 | / | 第三章 冬眠       |
| 057 | / | 第四章 风过之后     |
| 080 | / | 第五章 此心       |
| 122 | / | 第六章 断章       |
| 144 | / | 第七章 沉溺       |
| 176 | / | 第八章 雨        |
| 203 | / | 第九章 秘密       |
| 231 | / | 第十章 一起       |
| 261 | / | 第十一章 会唱歌的鸢尾花 |
| 293 | / | 番外 风景如画      |

## 第一章 / 远和近

你，  
一会儿看我，  
一会儿看云。  
我觉得，  
你看我时很远，  
你看云时很近。  
——顾城

下午三点，是《滨江日报》编辑部最忙碌的时候。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，让埋头伏案的每个人不约而同地皱了下眉。主编许言“啪”地搁下正在修改小样的笔，不耐烦地拿起话筒：“你好，《滨江日报》编辑部。”

“许姐，圣诞快乐！”清清脆脆的笑声，像落在檐角的月光，随着夜风晃悠，一会儿远，一会儿近。

许言微皱的眉宇情不自禁地舒展，嘴角弯起。阮画尘真是会说话的姑娘，自己的儿子都比她大两岁，她叫姨都不为过。自从两人认识后，她从没跟着别人客套地称她“许主编”，总是热情地唤她一声“许姐”，仿佛一下子把两人的年龄拉近了。她曾想撮合画尘和自己的儿子，还没等她张嘴，儿子却疯狂地恋上了一个空姐。

唉，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一个烦心的故事。许言把一口浊气咽回去，嗔道：“快乐什么呀，忙得张牙舞爪。”

阮画尘深有同感地“嗯”了一声：“真是恨死那个把圣诞节带进中国的人，有本事让它落地生根，让它成为法定假日。滨江今天还下雪了呢！”

许言抬起眼，朝窗外飞了一眼。可不是，漫天飞舞着的小小雪粒，把整个天

空都搅混浊了。滨江的冬季多雨，阴湿湿的，十天半个月不见放晴。雪很少见，今天真是名副其实的白色圣诞。“收到很多花了吧？”

阮画尘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，语气里带了丝娇嗔：“许姐又笑话我，我是荣发银行二十七楼的粗瓷花瓶，插什么花都不适宜的。”

荣发银行的本部在香港，董事长叫宋荣发。虽然创建的时间不长，在金融界的地位却不能小觑。荣发银行来滨江成立分公司是三年前的事，这是滨江第一家注册的外资银行，除了总经理宋思远是香港人，其他中层以上的成员都是高薪从几家国有银行挖过来的。

二十七楼是荣发银行高层办公的楼层，有一位总经理、两位副总经理、两位特别助理、一位秘书。秘书就是画尘。秘书这个岗位听着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，画尘自嘲是只粗瓷花瓶。

“别气馁，你才去几天呀，以后有的是发展空间。”许言安慰道。

阮画尘乐了，“谢谢许姐的鼓励，我一定努力。”

许言看看时间，不能瞎扯了，还有一堆事在等着她。“画尘，找我有事？”

“新年纪念币从香港过来了，很漂亮，我给许姐和几位大编辑各留了一套。另外……明天的日报头版给我们留个版面，头儿们正在开会，稿件我在六天前送过去。”

坏丫头，拐弯抹角说了这么多，这才是重点！许言抿了抿唇，翻看着桌上的小样，有些为难。明天日报的头条本来是一篇关于印度女游客安全问题的报道，撤下来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个时间点来换，有点来不及。

“许姐，通融一下吧，真的是一篇重要报道。”阮画尘仿佛通过电波感受到了她的犹豫，连忙低声恳求。

许言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要尽快，新上任的总监非常严厉，七点前，大样要送给他过审。”

“呃，换总监啦，怎么没有听到一点风声？”

“他行事非常低调。”

“何方神圣？”

“是一舶来品，之前为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工作，再之前，据说是医科博士，还是肿瘤专科的。总之，是一神人。”听说是这样的一位总监空降时，一帮编辑也是吃了一惊。《滨江日报》原先是由政府主办的一份报纸，几次改革后，由鸣

盛集团收购。鸣盛集团旗下现有《滨江日报》，还有月刊杂志《瞻》，同时还做图书出版。新总监不只是《滨江日报》的总监，而是整个鸣盛集团的总监。上任一周来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传闻他是在了解情况，不过，这就已够众人战战兢兢。

阮画尘“哇”了声，尾音拖得长长的，点评道：“原来是全能人才，头发肯定很稀少吧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岁月是把杀猪刀，知识就是把剃头刀。”画尘似乎在压抑着笑。

许言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其他几位编辑讶然地纷纷抬起头。她忙挂了电话，把阮画尘的话学了一遍，编辑部全笑翻了，僵硬沉闷的气氛在笑声中缓缓地融化开来。

大概是一个月前，天气还没有这么寒冷，许言在采访市旅游局局长时，听他提起滨江机场升级为国际机场，翼翔航空为增加国际航班，向荣发银行申请十亿美元贷款的事。画尘讲的稿件和这事有关么？十亿，多少架空中客车A320，直飞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纽约、巴黎……虽然经济总量在全国名列前茅，但滨江只是个地级城市。拥有一个国际化机场的地级市，在国内大概是屈指可数的。这是条大新闻。

忽然有人走了进来，有着一张青春无敌娃娃脸的青年男子朝众人点了点头，目光最后落在许言身上，“你们好，我是何总监的秘书林雪飞。六点，编辑部全体人员在会议室集中，和何总监开个短会。到时，请许主编把大样一同带过去。”

许言暗暗叫苦，和版面责编交换了下眼色。版面责编会意地闭了闭眼睛，接过她修改好的小样，娴熟地在版样纸上画版。在手上天天做的事，一点小意外总能应付的。

五点多十分，大样打印出来，头版的位置留有一块空白。

许言进电梯前，特地朝外看了看。暮色已经完全笼罩大地，灯光穿透夜色，盛放出一朵朵璀璨的光束，车道上的车堵得像长龙。

画尘迟到了，是不是也被堵在其中？

到会议室，杂志和图书的编辑已经到了，大家面面相觑，虽然圣诞节不算法定假日，但在这个日子里加班，让人多多少少有点怨念，但谁的脸上都没流露出

来。

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时，许言抢先抬起头，微微愣了愣，心中一乐。新总监的头发不止几根，形象地说，非常茂密。新总监很年轻，干净的轮廓，冷然的眉角，不厚却饱满的唇，唇线倨傲地微微上翘。他没有中规中矩地穿一身正装，只是一件墨绿色的套头毛衣，配一条深青色的西裤。男人不管年纪大小，如果没有挺拔的身材，精瘦的腰身，修长的脖颈，不要轻易穿套头毛衣。穿得好，气质温文尔雅，穿不好，大暴其短。显然，新总监深谙此道。无框眼镜往上推了推，一双冷目巡睃了下四周，“各位圣诞快乐，我是何熠风。”

不仅外形清俊冷逸，连嗓音都清朗得令人妒忌。这样的男子，不需要多修饰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那股子气质不是学得来练得来的，而是与生俱来的。上学时，这样的人便是令家长放心、老师开心的优等生。久而久之，举手投足间，他们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自信。事实上，他们也有这样的资本。

“在各位同事面前，我算是鸣盛的后辈。请各位不必拘谨，今天，我只是想和各位谈谈这一周来，我对鸣盛现状的一些看法。”何熠风的开头礼貌有加，众人却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。

他先讲的是图书，特地做了个比较图，给每人发了一张。这一年，鸣盛各个种类卖得最好的书和同行业同类别畅销的书相比，销量不及其十分之一。

“我们怎么能沾沾自喜地称自己的书为畅销书，不觉得有夜郎自大的嫌疑吗？”何熠风举起一本书，问图书主编。他的语气并没有加重，情绪也没有多大的起伏，图书主编的两只耳朵却涨得通红。

“你找过这之间的差距么？别告诉我现在的人非常浮躁，不爱看书，更不会买书。错，日本的村上春树一出新书，预订的读者如潮水涌至，几天销量就达五十万册。这不是传说也不是神话，这是事实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图书主编唯唯诺诺地点头。

“关于《瞻》，你是如何定位的？”他扭过头，问杂志主编。

“顾名思义，我们的杂志就是要站在各行各业的最高处最前沿。”主编斟酌了下，回道。

何熠风笑得一派温和亲切，主编生生打了个寒战。“据我所知，目前全世界没有一家杂志能涵盖各行各业。报纸是大众的、平民的，杂志则是小众的、高雅的、精致的。我佩服你的勇气，这是一个美妙的梦想，却不实际。一般来说，一

本杂志都会给自己一个定位，这个定位叫个性，叫特色。围绕这个定位，再慢慢向外延伸。四不像，作为动物，是珍奇的，但作为杂志，则如一个硬邦邦的冷笑话。”

一字一句，漫不经心，却如锃亮刀锋，寒气逼人。何熠风推开面前的杂志，又问道：“大大小小的商家，都知道抓住圣诞节这个商机，大搞特搞各种活动，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发行一期圣诞特刊？”

主编瞪大眼睛，嘴巴张张合合。他知道特刊是怎么一回事，却从没想过与《瞻》有什么关系。

“没关系，不久就是情人节，我可以期待你的表现。”何熠风仿佛读出了他的腹语，迅速收敛视线，即使余光也不愿多给主编一眼。

在何熠风的目光下，许言后背已是冷汗涔涔，下面就该谈到报纸了。

“许主编，今天的大样带来了吗？”明明没有和众人见过面，何熠风却没认错一个人。

许言命令自己镇定，大样头条开天窗不是头一回了。“带来了。”

林雪飞走过来，她把大样递过去时，手还是有点抖。

林雪飞瞟了眼大样，眼中掠过一丝讶然。许言艰涩地咽了咽口水。

何熠风从前往后细看，直到最后一页，他才抬起眼，微笑地看着许言，“许主编，似乎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吧！”他修长的手指轻点着大样的空白版。

许言并不是科班出身，原先只是一个印刷厂的工人，她一步一步坐上今天主编的位置，花了三十年时间。她很珍惜，但不畏惧。“我们正在等待一条重要新闻，何总。”她不卑不亢地直视着何熠风。

“头版是一份报纸的开始，也是读者阅读的起点。因此，头版仅选取那些重要新闻中最重要的并在当时呈显在状态的新闻。”

何熠风眉梢上扬，耸耸肩，“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记者正在新闻现场进行采访？”

许言抓住外衣的下襟，屏住呼吸，侧耳倾听外面的声响，一切都很安静。

“头版新闻是综合的，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科技、卫生在其中占据着主要地位，不一定有新闻现场。”

何熠风拧起了眉头，身体靠向椅背，“我到底是外行，越听越不明白了。没有新闻现场，是不是也没有记者在路上，那么你等待的新闻从何而来？”

“由对方提供。”许言硬着头皮回答。

何熠风脸上的笑意一点点地消失，一双俊目冰冷彻寒。他站起身，从会议室的一侧走向另一侧。在窗前，他停下来，背对着所有的人，“那么报道的署名是谁，稿费由谁来领取？”

会议室内立即陷入一片死寂。许言明白，一篇报道的稿费没有几个钱，他不是针对这个，而是借题发挥。既然头版新闻是重要的，那么怎么可能随意由对方来提供。其实，这是《滨江日报》的特色。《滨江日报》原先由政府主管，发行的渠道狭窄，销售也有保证，主要是面向滨江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发行，头版新闻一般由政府机关的宣传干事提供。报纸改成民营之后，有时头版大家还是会延续这种方式。面对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总监，让许言怎么解释这种地方特色呢？

如深潭般的死寂中，紧闭的会议室门“吱”的一声，被人从外面推开了。“不好意思，在开会呀，那我在外面等。”压低音量的女子声音突兀地撞击着众人的耳膜，所有的人都看了过去，包括何熠风。

许言紧绷的心突然一松，“画尘，等等。”她拉开椅子，朝外面跑去。

阮画尘全身裹在一件黑色的羽绒大衣里，手里提着一个荣发银行的宣传纸袋，纸袋似乎有些重量，她的肩微微侧倾着，可能走得有点急，气息还没喘定，一团团白气从冻得发白的唇里溢出来。

“都在等我吗？”阮画尘嗅出了空气中不正常的因子，悄悄用唇语问许言，晶亮的杏形眼偷偷朝里瞟了瞟，目光在窗边突然定格，然后，双目像显微镜的镜头一样闪了闪，又像调焦距似的眨了眨。

“那就是我们的新总监，正在问头条的事。”许言叹了口气，“我替你介绍下。”她拉着画尘直接走到何熠风面前，“我们的总监何熠风，这是荣发银行的总经理秘书阮画尘。”

何熠风从没有像此刻这般惊喜，像有一只无形的手，拉开了幽暗走廊尽头的一扇门，他一时承受不住明亮的光线，不得不紧紧闭上眼睛。

“何总！”林雪飞在身后清咳一声。

何熠风回过神，镇定地伸出手，画尘迟疑了下，握住。外面实在太冷，即使戴着厚厚的手套，指尖还是冻到了冰点。

“你好！”何熠风轻轻颌首。

只是轻触了下，画尘连忙收回手，从背着的大包里拿出一份打印好的稿件，还有一只白色的U盘，“车堵得太厉害，本来会早半个小时到的。”

“其他人先回去，许主编和版面责编留下。”何熠风接过稿件，艰难地把目光从画尘的脸上挪向桌面，他飞快地看了看。稿件写得不错，语句明快、利落，却不单调，重点部分的修辞也恰到好处。荣发银行通过对翼翔航空十二亿的贷款项目，贷款分三批，将在年后陆续到位。比传闻中多出了两个亿。这十二亿对于正在节节上升的滨江经济，将是一股宏伟的推力。这条新闻配得上头版头条的条件，但何熠风还是决定舍弃。

“为什么？”许言急得直跺脚。

“新闻的来源可以是记者主动去捕捉，也可以由对方提供，却不是坐享其成。等待是被动的，这已失去了新闻的价值。这篇稿件放在后天的副版。”何熠风脸上的神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，他收拾好桌上的资料，准备离开。

这样的话，许言无法反驳，可是这条新闻真的不一般。报社已经和滨江机场订好协议，飞往滨江的各大航空公司的客机上，向旅客提供的读物里就有一份《滨江日报》。如果其中有投资者，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，将会悟到什么样的商机。

她一把拽住画尘，向何熠风追去。

何熠风身长腿长，已经回到了办公室，给自己倒了杯水。

看到许言和画尘进来，他回过身，平静地注视着画尘。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许言悄然推了下画尘，这时，应该由她来争取了。

画尘却不是很着急的样子，她很安然、恬静，细细微微的眸光悄无声息地环绕着何熠风。

“你倒是说话呀！”许言催促道。

“何总真帅，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见过？”画尘歪着头，努力思索着。

许言差点背过气去，这丫头是傻了还是疯了，这个时候能发花痴么？

好烂的搭讪！从外面进来的林雪飞讥讽地眯了眯眼。

“有女朋友了么？”画尘向前一步，凑到桌边，仰起头，眼睛一眨不眨。

何熠风不动声色，不言不语，端起桌上的茶杯。

许言已近崩溃。

林雪飞轻挑眉梢，“如果没有，阮秘书是想毛遂自荐？”

画尘摇摇头，“不，我对男人没兴趣。”

画尘明净的面容缓缓罩上一层阴霾，一如窗外的天空。“嗯，我曾被一个男人深深伤害过。”

“他始乱终弃？”

“我们俩一起坐电梯，不知怎么的，跟进来一只大狗。那狗对我好像很熟稔，围着我的裤管嗅来嗅去，还仰起脖子朝我哼哧哼哧。我自小最怕狗，当时惊恐无比。躲又无处躲，逃又无处逃，情急之下，向身边的人求救，跳进他的怀中。没想到，他一把推开我，我跌在地上，那只狗叫了一声，长舌头朝我舔了过来，我华丽丽地晕了……从那以后，我就只能爱女人了！”

“噗！”何熠风含在嘴里的茶喷了阮画尘一头一脸。

许言和林雪飞脸上的表情也古古怪怪的，其实是不知该作何表情。

“对不起！”何熠风抓起一把纸巾递过去。

画尘不介意地抹了把脸，“没事！”她别过脸看许言，“许姐，事情说完了，我们是不是该下去了？啊，天都这么黑了呀，这一天可真长！不知能不能赶上夜班车，今天气温又降了好几度，现在南北还有差别么，只希望我千万别冻成路边的一座冰雕。”

许言没办法正常思考了，眼前的画尘像是换了张脸，让她非常陌生。

画尘又想起了件事，“何总，我拍了几张照片在U盘里，留着配文字，你签字前，看看能不能用。圣诞快乐！”这次，是她拖着许言出的门。

进了电梯，画尘就笑个不停。

“你没发烧吧，怎么尽说胡话？”许言忍不住埋怨道。

画尘笑得更欢了，把一直提着的纸袋递给许言。那里面是作为新年礼物发行的纪念币，很是精美。看她那样，许言哭笑不得，也没心思追问，头条的事还悬在那，一会再想办法去。

许言刚进办公室，版面责编与她差点撞上，林秘书来电话，何总监签好字了，让他上去拿大样，然后送印刷厂。

这么简单？许言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她茫然看向窗外，外面的小雪粒，不知何时，变成了翩然的雪花，风大了。一辆黑色的辉腾迎着风雪，驶出鸣盛的大门。

路边站台等车的人不少，少男少女紧牵着手，好心情丝毫不受天气的影响。

画尘拉上颈后的帽子，系紧围巾，她只站了一会儿，就继续往前走。走走还是暖和的，就是脸冻得可怜，肌肉都硬了，寒冷紧贴着皮肤。

没有雪的冬天是寂寞的，而这样似有似无的雪更加深了冬天的寂寞。路边的草坪被雪薄薄地覆盖着，像纸，还没人动过。灯光下的白色是无际的，幽然地延伸到景物里，留给人无尽的想象。

走着走着，画尘感觉到有一辆车往路边贴过来，这是违章行为，可那车却不在意，挨近路牙时，车停下来，车门打开。

画尘站住，打量着里面的何熠风。

没有人出声邀请，也没有人出声询问，目光交会了一会。画尘掸掸肩头的落雪，上了车。车无声地向前滑行，仿佛两人预先约好在这里等着似的。

车里开着暖气，因为时间不长的缘故，不算太暖和。画尘摘下手套，搓搓掌心，咕哝了几句。

何熠风专注地辨识着外面的路标，没听得清楚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画尘饶有兴味地回道：“我在背诗，拜伦的。”

“若我见到你，事隔经年。我如何对你，以眼泪，以沉默！”她用中英文各吟诵了一遍，何熠风以沉默相对，他无法分神，滨江今晚的路太难开了。

来滨江十天了，他还没来得及熟悉这座城市。到达滨江的那个下午，天气晴朗，落日的余晖灿烂了半片天空。两千米的高空，空姐在广播里用甜得发腻的声音说，还有十分钟，飞机即将降落滨江机场。他当时非常疲累，懒懒地拉起舷窗幕布。纽约到北京的空间距离接近一万六千公里，时差十三个小时，再从北京转机到滨江，他已不知今夕何夕。

滨江就在这时候闯入了他的眼帘。从高空俯瞰滨江，这座城市有如房地产公司制作的一个精美沙盘，高楼、绿树、街道、青山、湖泊、田野，还有那如丝带般绕城而过滔滔不绝向东奔流的滨江。

当时，他心里轻轻叹了一声：哦，这就是滨江啊！有着江南山水的秀丽，又不失大都市的繁华绚丽。

至今，他都不太相信自己会来滨江接下鸣盛公司总监一职。他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那份工作很不错，有挑战，有趣味，高品质，每天都非常充实。他有自己的项目，资金不受限制，可以自由发挥。有可以一起喝酒、旅行的朋友，有默契合作的搭档，生活非常愉快。

有一天，国内来了一个参观团，是由各地方电视台的部门负责人和一些杂志总编组成的。因为是中国人的，便由他出面接待并负责讲解。参观团的领队告诉他，国内各大卫视准备成立旅游频道，想制作出优秀的纪录片，特地来这里学习。

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，尽力做出最好的安排，参观团非常满意。结束那天，公司特别举办了送行酒会。他一桌桌地敬酒，和大家寒暄。

酒会过了一半，有个年过半百的男子把他拉到一边，自我介绍他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董事长，叫周浩之。他情绪有些激动，说他一直有个梦想，想出一本品质精良、内容不凡的杂志，讲风景、民俗、美食、住、行……不是泛泛而谈，照本宣科，要有独特的视角，无穷深远，有着震撼力的视觉表现，能带来灵魂的激荡。他已想好了杂志名称，就叫《瞻》。瞻——往上往前看。

可惜它现在是个“四不像”，说到这，周浩之失望地摇摇头，然后，目光灼灼地看向何熠风，你能回国帮我么？

何熠风诚实地回道，我对杂志一点也不了解。

他笑了，医科大学里也没电视策划这门课程。

何熠风没有说话。

我信任你，你绝对担得起这个重任。他拍拍何熠风的肩，举起手中的酒杯，轻轻与何熠风碰了碰。我的公司叫鸣盛，在滨江，那是一座不大的城市，风景秀丽，生活节奏缓慢，你会喜欢上的。如果你回国，我给你足够的空间与资金，人员随你调配。怎么样？

他给了何熠风一个月的时间考虑。第二天，参观团就回国了，何熠风飞去了南美洲，那里有支摄影队在拍摄印加文化遗迹。

从南美洲回来后，他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书。林雪飞是他的助理，和他一同辞职。

林雪飞是这样理解何熠风的决定，不管多么美的风景，看多了，就会产生视觉疲劳。同理，再好的工作也会让人产生倦怠感。换个工作环境，才能有新的激情。

何熠风哑然失笑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有激情的人。曾经，有一个人给他起了个外号：夫子。夫子，称呼读古书而思想陈腐的人。

在第三次绕过市中心那座像飞鸟般的标志性雕塑时，何熠风选择了放弃。他

瞟向身边安静得出奇的阮画尘，“你是滨江人。”言下之意，这领路，找餐馆，该是你的事。

阮画尘本来蜷在椅子上，听了这话，直起腰，朝外面看看，“怎么还在这，开了这么久，我以为都过江了呢！”

何熠风嘴角抽了抽。

“平安夜又称情人夜，像样的餐馆、咖啡厅，估计排到半夜也没戏，我想。”手指在腮上轻弹着，眼珠转了转，阮画尘朝他抿嘴一笑，“幸好，还有个地方。”

她指挥着车左转右拐。

雪密风骤，雨刮器摆个不停，灯光像被分割成一块一块，忽明忽暗，视线并不清晰。穿过一条又一条大道，何熠风终于听到阮画尘说到了。

他呼出一口长气，解开安全带，手机响了，是那种称之为落伍却很传统的电话铃声。他不喜欢那些所谓的个性铃声，有些人还为不同的来电设置不同的音乐。手机就是通讯工具，功能太多，也成了“四不像”。

他还没拿出手机，副驾驶座上的阮画尘手忙脚乱地拉开搁在膝盖上的包包拉链，“手机呢，手机呢？”嘴里不住地念叨，她把包半侧着，对着外面的灯光。

“不是我的手机，你也用这铃声？”她在包包的角落里摸到了手机，摇了摇。手机很安静。一时间，她像是很失落。

何熠风任由手机催魂似的叫着，他看到她的包包里有一只四四方方的盒子，用海水那样蓝的缎纸细心地包着，用丝带扎成一个可爱的蝴蝶结。圣诞礼物？送给某个男人的圣诞礼物？

他按下通话键。打来电话的人是翼翔航空公司的大公子印学文，他和他就见过两次面，不算熟悉，而印学文却已把他归为朋友类。印学文在加拿大待过四年，所以他认为，他和何熠风都属于海归派。

“熠风，怎么还没到，等你好一会儿了。”背景里电子乐震耳，印学文直着嗓子叫道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约了朋友。”

何熠风语气和温度一样冰冷，印学文却不在意，他就欣赏何熠风冷冷淡淡的风格。“我以为你在滨江的朋友只有我一个呢，是不是女人，想不到你下手挺快的！”他暧昧地笑着，“那就不妨碍你了，玩开心点。”

其实没有解释的必要，何熠风沉吟了下，还是说明了：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女人，还是你没上手？哈，我们今天要玩通宵的，你那边结束得早，就过来。不会让你白来的，几个空姐都非常正点。我还有事找你，是公事，不是私事。”

真难得，印学文在圣诞夜还想着工作。何熠风觉得这事真像一个黑色幽默。

车内的空间狭窄，印学文的音量又大，阮画尘想装作没听见都没办法。她把脸别过去，不让何熠风看到她脸上放大的笑意。

打开车门，呼呼的冷风刮在脸上刺刺的痛。

是家西点店，店名叫“简单时光”，铁艺雕花的大门，上面应景地挂了一个圣诞花球。推开门，飘入耳中的是轻快的美国乡村歌曲《老橡树上的黄丝带》，空气里浮荡着甜滋滋的糕点香，画尘的嘴角情不自禁地上扬。冬夜听这首歌，太幸福了。

店内有地暖，温度很适宜，从寒冷到温暖，何熠风的镜片上立刻蒙上一层白雾，他摘下眼镜，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手帕。

站在一边的画尘悄悄呵了呵手，踮起脚，朝他的头发摸去。就在她快得逞时，何熠风抬臂捉住她的手，一扳，“干吗？”

“不是假发吧！”画尘问道。

眸中寒光一闪，他牵着她的手走向里面的卡座。

画尘脱下羽绒大衣，里面是黑色的银行工作服，正正经经，胸前还别着工作胸牌，与其他盛装打扮的女客人区别太大。但她才懒得计较这些。她咽咽口水，指着菜单开心地点单：“我要这个，还要这个，再来两杯伯爵红茶。”

店员暗赞一句她真会点，她点的一款叫作“缘分”，是店里的招牌点心。朗姆酒、巧克力和核桃仁做成蛋糕坯子，配上纯正的奶油和黄油，加上一瓣瓣橙子。一点都不搭的几样物品，凑到一起，淡淡的微酸的奶油香和略有苦味的巧克力，让舌尖享受无尽美味，可不就是缘分么？另一款叫“简单”，普通的三明治，翠绿的生菜，嫩黄的鸡蛋，鲜艳的火腿，雪白的奶油，光色泽就已经很诱人。

“先生呢？”店员问何熠风。

何熠风眼中、耳中只有画尘一个，其他万物皆是背景。

“其他不要了，多给我们两只盘子。”阮画尘扬起脸，嫣然一笑，露出一口

白白细细的牙。

茶和点心上都都非常快，画尘将三明治与蛋糕一分为二，分别放入两只空盘，一盘推给何熠风，一盘留给自己。她先喝了口茶，再吃一口蛋糕，眼睛闭起，嘴巴抿着，专注地感觉着“缘分”的美妙。“好吃哦！”她告诉何熠风，接着又叉起一块三明治放入嘴中，“啊，这个也好吃。”

何熠风的胃下意识地痉挛了下。

他在国外六年，即使做中餐非常不方便，他也尽量不吃三明治，不碰蛋糕。从前，他吃得太多，吃到胃排斥。

从前……并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事发生，可是每一个节日，每一次季节变化，每一件大事、小事，他都记忆犹新。

画尘倒是吃得非常香，手机搁在桌边，吃两口，看一眼，仿佛在等什么重要的电话。盘子都见底了，电话也没响。画尘短促地笑了下，一半自嘲，一半寂寥。

何熠风只是把伯爵红茶喝完了，红茶味道纯正，但也不是他喜欢的。现在，他爱喝黑咖啡，尽管味道并不美妙，但能刺激神经。

突然，画尘在桌下轻轻踢了踢他的脚，嘴巴往左努了努。他看过去，左侧坐着一对情侣，隔着一张桌子都嫌距离远，两人挤在一张椅子上。女子长得一般，男子是个大光头。

他收回目光，责备地瞪了瞪画尘。

画尘撇嘴，清澈的黑瞳中满是认真，以只有他听到的音量说：“那不是剃的，而是谢顶。你要引以为戒。”

这样的姿势，这样的话语，在别人眼中，会觉得他们是非常熟稔的关系，有着千言万语都不用说出口的默契，但实际上……

“阮画尘，你就没别的话对我讲吗？”按捺不住，在心口徘徊又徘徊的一腔烦躁还是脱口而出。

这似乎是今晚何熠风第一次叫她的名字，画尘凝视着他，隔了很久，云破月来般笑起来，从身后拿过包包，翻出钱包，朝他晃了晃。“今天，我来买单。”那眼睛是朦胧的，又是清澈的，像淡雾下的水面。

他没说话，沉默才是最高贵、最安全的。

出门，路上已积了薄薄一层雪，走过，留下一行行脚印。